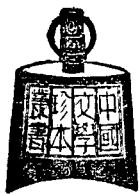


古文品外錄





第一輯
四十七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古文品外錄
下冊

明·陳繼儒輯

古作品外錄 卷之七

六馬圖贊

唐太宗

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驕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一中箭。贊曰。溷濁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人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紫騫驃。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騫超躍。骨騰神駿。氣響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鶴鳴頌

唐玄宗

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

辛酉有鶴。鶴千數。棲集于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爲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推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檻。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讚成功。願循虛作。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廡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蓂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闔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慙化疎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獻西嶽書

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己。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

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負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遂得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武則天

蓋聞造化權輿之首。天道未分。龜龍繫象之初。人文始著。雖萬八千歲。同臨有載之區。七十二君。詎識無邊之義。由是人迷四忍。輪迴於六趣之中。家纏五蓋。沒溺於三塗之下。及夫鷲巖西峙。象駕東驅。慧日法王。超四大而高視。中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劫。其爲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爲相也。則無去無來。念處正勤。三十七品爲其行。慈悲喜捨。四無量法。運其心。方便之力難思。圓對之機多緒。混太空而爲量。豈算數之能窮。人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者。其唯大覺歟。朕曩刼植因。叨承佛記。金山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屢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祉絕瑞。旣日至而月書。貝葉靈文。亦時臻而茂洽。踰海越漢。獻琛之禮備焉。架險航深。重譯之詞罄矣。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視之者莫識其指歸。挹之者罕測其涯際。有學無學。志絕窺覲。二乘三乘。寧希聽受。最勝種智。莊嚴之跡旣隆。普賢文殊。願行之因斯滿。一句之內。包法

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刹土而非隘。摩竭隨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緬惟奧義。譯在晉朝。時踰六代。年將四百。然一部之典。緘獲二萬餘言。唯啓半珠。未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于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觀百千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粵以證聖元年。歲次乙未月。旅姑洗朔。惟戊申。以其十四日辛酉。於大徧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經。遂得甘露流津。預夢唐中之夕。膏雨洒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寶相之門。還符一味之譯。以聖歷二年歲次己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繕寫畢功。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頓教。普被於無窮。方廣真詮。遐該於有識。豈謂後五百歲。忽奉金口之言。婆娑界中。俄啓珠函之祕。所冀闡揚沙界。宣暢塵區。並兩曜而長懸。彌十方而永布。一窺寶偈。廣溢心靈。三復幽宗。熹盈身意。雖出無說無示。理爲不二之門。然因言顯言。力闡大千之義。輒申鄙作。爰題序云。

蘇氏織錦迴文記

武則天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實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

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綿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千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賚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牛應貞傳

宋若昭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不教之者。

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頤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偷。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旣隔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鈞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

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麴黷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自撰墓志

王勤

王勤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已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臯。世號東臯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有唐逸人。太原王勤。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暫懸疣。以死爲決。疣潰難。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身松。

醉鄉記

王勤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

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遐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夭。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勣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北牕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洛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腹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

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和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廡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蒞耘薶麥，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輿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隣，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暇脩混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梧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尙有典刑。先生又作處獨游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

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嗣義晦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爲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北風庫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瑟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祭杜康文

王勣

兩儀判闢。萬象森羅。郡邑未建。鳥獸獨多。茹毛飲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人靈未和。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齊。以宴以禱。爲樽爲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法成必弊。文盛

則華奚仲。斲輪焉。知覆車。桀紂亡國。義和喪家。周公作誥。迺防厥邪。我聞古時。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澡身浴德。降及中世。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大觀。貴和其禮。與制於物。寧在於已。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阮籍遂性。劉伶保真。此避其世。于今幾人。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其義可想。肇基麴蘖。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羣賢就養。敢依河曲。建爾靈祀。前臨極岸。卻就長磯。茅茨不剪。采椽不治。掃地而祭。神其享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伎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玄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洛。何去何從。誰棄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尙留。老萊不婚。梁鴻難偶。筵無饋奠。室無箕箒。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旛。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怛化。於我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錄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曆數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獨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木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著外職除楊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昭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臯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曰天迺不

令狸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訾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磬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後。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進關羊表

張說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鷄。宗夫戴麟。推情舉類。獲此門羊。遠生越雋。蓄情剛決。敵不避疆。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成。烏無遁材。獸不藏伎。如

蒙效奇靈囿。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躅躑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驚狼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鬥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埴。謹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帟。金吾割次。太官載酒。奉帝抱樂。停輿葢于青籥。佇翠輪于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卽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幃。見兒童于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實其篋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猗歟

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賸伐厥後。

爲伎祭元十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元十郎之靈。綠水集作流

茂樹。藻集作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高何歸。恭惟主君。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詠露華。

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承君餘晚。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集作實。情親能知一日旦集作旦。君魂

思集作。斷。繁絃清管。爲何人。懷主君之一集作。願。願狗命於九原。迫夫人之嚴旨。遂投足於他門。

生有十年之愛。况無數日之恩。雖強飾容集作容。於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

疇昔與君。悲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中哀故宇。廢車旣展。祖塋斯開。悲歌助挽。

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於此訣。毒煩冤而難裁。

嗚呼哀哉。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

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

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古往之時。素舊唐書文粹。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護而

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狗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

舊唐書有欲字

速。忘歲計之

唐書有無字

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繇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瘼。

唐書

起作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恆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

者也。惟斂出人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

末代。於機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前古。

二本作姬典

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

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或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

唐書仕士下同

農工商賈

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

陳力就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得動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

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

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欲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

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

唐書歷姦人無所容竄六字

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

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

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

重義結黨成羣。鳴暗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少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政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府。二本作幣下同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返。憧憧。唐書作且味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舖納稅。納稅則檢覆。覆則檢運。留此津。纒過彼。舖復一作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薄。二本作抄在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攬。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矣。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

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必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

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魏，論晉門少，齊隋醜醜，亦所謂唐書無此字不行斯道者也。

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

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諱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錄，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九唐詩寶鼎，以

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蹙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

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墜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卽目雖

尙屯兵，久後終成弛拆，獨有默噉，假息孤唐書幸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

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儀，愛人力，惜人才，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科文粹咸令削減，此

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倘加重稅，或慮相

驚，况承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

旣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主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

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

請倍算客商，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強富，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六也。陛下留神繫

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萬二本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唐書心密應，時政得

失。小子何知。率陳謬辭。伏紙惶怖。

代公主讓起新宅表

李 嶠

臣妾言伏承聖慈。以妾居處褊狹。欲開拓宅北。更起新第。恭聞睿旨。不勝慚惕。陛下骨肉之愛。天至而溟深。敦敍之風。日隆而月厚。乃復推心連萼。結念同胞。方欲廣沁水之庭除。增常山之版築。雖殊恩曲獎。惠澤實浸於肌膚。而妨公害私。詢訕恐益於道路。况臣妾承靈天妹。藉寵王姬。輿服亞於椒宮。土田方於茅社。甲第之當衢向市。並列三區。別廬之帶水連山。盈將萬畝。深埽則可乘騏驎。高樓則唯待鳳凰。常憂瞰室之易災。實懼滿堂之難守。寧可更求輪奐。別構崇深。擾閭里之毗黎。傾國家之府藏。且鬼神所福。鬼矜於缺陋。賢聖垂箴。必誠於豐屋。孫叔辭良沃之土。晏嬰求湫隘之居。妾雖愚蒙。頗聞訓典。實願歸師老氏。以止足自防。仰慕周公。將逸豫爲戒。但希安分於容膝。非敢攀榮於潤身。且坊爲要衝。地當貴里。畝賃二十三貫。居人四五百家。奪其近市之門。閭生其破家之怨。謫雖下人之不語。豈愚妾之能安。又妾之平生。每存捨施。屈身濟物。心所願爲。益已害人。情豈能處。今麥苗雖盛。谷價未豐。家少糧儲。人多菜色。但可勤耕耘之業。未宜興土木之功。伏乞俯察愚誠。傍詢衆望。體東作之尤加。知西第之非急。收茲霈澤。惠彼黎蒸。則天下蒼生。孰不欣幸。無任控款屏營之至。謹遣某官詣朝堂奉表陳請。以

聞。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真符。當四靈之欽俯。運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網。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衿扛鼎鼻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薰幃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魚弘傳

李延壽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

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救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毀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齊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

齊宣孝陳皇后。韓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而奉繕甚厚。后每撒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爲齊國太妃。並密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

大夫諡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臠。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脰菹羹。昭皇后薦茗糲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遊山廟寺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爲俗境。嗚呼阮藉意疎。稽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散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蘂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禽互囀。崇松埒巨栢。爭陰積澗。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斂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于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恩感配寺與山。

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殒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歸。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同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王維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疆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力。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春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_匪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於裨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騫。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_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踟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歔。尙饗。

進兄王維集表

王維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止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輿爲文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尙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於幽夢歿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煙子元演隱

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昔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問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囚大誇其仙城元候聞之乘輿將往別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輿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候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雙白鷹贊并序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慎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華。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電文粹擊颯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鶴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祇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養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候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同園掩羣。截羽灑血。乃彊不撓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威則重。况此鳥猛過於衆。重陪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粹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鷙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潔。矧乎職也。及冠師維尙。父開箴刺。姦擇善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所以備於圖而做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讚曰。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恟。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聯。文其綵章。下韞必中。惟吏之良。

陸文學自傳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

福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爲賤。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茗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才艱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悻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墻。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于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于牧所做。青於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于寺中。令其剪棒莽。以門人之。然或慙記文字。憎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俗常者。諳談三氏。以身爲俗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上書。天寶中。郢人酈于滄浪道。邑吏

召子爲俗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擘。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襄陽太守李澄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泊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縑素忘年之交。少好學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白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二感說

周 愿

古人之文有旌□□爲者。詒功而爲者。詭時而爲者。感舊而爲者。旌□□也。詒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尙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爲南海。連率。隨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爲幕下賓。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勳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爲刺史。繇是二客雙鯉。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闕川而物故。予感一也。隴西先人諱齊

物被大德。嘗爲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各復嗚呼。愿以散拙。忝公先人之州。往爲子僚。今刺父郡。悲夫隴西也。歌鍾燼滅於池館。九原極零乎薤露。其感二也。愿頻歲與太子文舉陸羽同佐公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愿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祊之籍。始自赤子。泊乎冠歲。爲竟陵志。葛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聲聞辟支。以尊乎竺乾聖人也。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謬謬。坐能諧謔。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如臂。碧籠遺形。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歎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夫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遐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是爲三感說。七言詩。以詩以語。陳事扶風。公覽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目。以著詞致於塔下。冠愿鄙章之首邪。

字詁判

張巡

甲楷法有開。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慚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

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磨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閤。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

驪皮爲扇。繖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盧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旣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浙江湖之上。往來茗詈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葦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真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逸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張彥遠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蓄聚旣多。必有佳者。妍蚩渾雜。

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真跡或已耗散。良田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產於泉。取之不已。爲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損。不解裝裱者。隨手棄損。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飧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飧寒具。以手提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舒展。卽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鑿玩裝裱。晝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曰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旣而歎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閱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旣頽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迹。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志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

令史晚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爲精妙。况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好哉。

在桂州與脩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魍魎之途。遠在雕題之國。颺風搖木。饑虺宵鳴。毒瘴橫天。悲鶯書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別。事未曠日。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見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者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沉。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舉雖冠於人倫。祿不齊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候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賢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啓主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

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效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跡。不歸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願想窮愁。白雲遙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古文品外錄

卷之八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

此字與金無

與金

氏爲姻。其高曾省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羸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觀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變矣。華繁絕歇。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舍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途遙。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亡貞也。銘曰。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北翼。魂魄來兮遊故國。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籍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爲苟袁。自家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討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况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而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尙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爲先。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謂尙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書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逢山之

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許之。

辭官歸滑州表

李邕

臣邕言。臣素無藝能。積負訕謗。衆多之口。可自銷金。怨讎之心。每堪殞首。伏惟陛下。至明大聖。察之纖微。盛德在人。洗之瑕穢。山川納者。不擇薰猶。天地覆之。是霑雨露。且人荷惠渥。大抵官榮。今臣蒙國恩。私及軀命。事出涯分之外。恩加父母之深。已逝之魂。復歸朽質。旣乏安地。尙參高班。雖欲殺身。未能報主。彌慚持祿。有以保名。但秋燕將辭。必徘徊於大廈。老馬雖去。終顧步於華軒。况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欲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三年。卽以今日歸州。不任遠遯涕戀之極。謹奉表以聞。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

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譴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輪轅無取。徒獻視禽息。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思。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階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既得劇孟。以爲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

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溫氏

妾溫氏言。邕效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開竄遠。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陪。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惡如讎。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於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效。妾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是聽。遺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種。抑稱枉法。市糶以進。令作賊私。吏以爲能。守此加罪。當時。旣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妾願充邕一卒之用。效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

則碎首粉身。萬死爲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天光垂照。卽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願。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尙書侍郎河東裴諷。范陽盧僊。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武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真諸周行。必味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旣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嘗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癩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譔。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飭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

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恆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大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脩。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屬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躅。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論。美行嘉問。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嘆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觀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五如石銘(并序)

元結

潯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有如礮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罅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顯銘。曰五名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不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

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唐亭銘(并序)

元結

溪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晤臺。北臨大淵。南枕涇溪。唐亭常乎石上。異木夾戶。疏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草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憑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嚙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懷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瀾瀾。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歲。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

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面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其名節可以戾契。致困于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階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

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青。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狐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疆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天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慙。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祭河南張員外文

韓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淵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黷而狂年末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臆棣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祇頂交跼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噏君生于縣我有南諭把鱗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矇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蹊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州奇變其水清瀉泊沙倚石有罇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籛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櫛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宜刑官屬郎引章託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療戶歌用濶灃浦爲人受嗟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帶。不撫其子。裝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嗟衷。嗚呼哀哉。尙饗。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上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家訓

柳玘

夫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爲學不得不。

堅。士君子生於世。己無能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借。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善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糜鹿無蹊。猿獠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集作源教化無餘。源集作門可貿遷。可親昵。擊折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疑也。如鎔金下

鑄騰雲上浮。空障有所不開。集作周迴翔有所不合。滄結既定。集作同竅集作同。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

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

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功集作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也。有

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念集作念。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絕懸纒。以下梓

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石。集作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

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揔庸蜀之通道。集作途。繞岐雍之康莊。郿邑之能步。山川

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

進。集無此字。達人神以集無此字。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

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剏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

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

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嘍嘍。集作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

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

倣作。乃爲銘曰。天覆地燾。本亦滿周。集作周。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

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

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剗勁。無踐以道。若用匪身。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頃拂剗急。從完以踏。陪落我榮。當作自顧而植。地非草勢。材不易林。踏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當作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勤銘道左。其同我思。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桂水灘山右。雁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巖。鬪龍爭高。其孕翠曳煙。邈迤如畫。左連幽壑。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沂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壤沮洳。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巖維。蛻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灑水。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巖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舂。如欂櫨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麗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玄井。嵐巖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斂。深磴危宅。旣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謙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曰爲南溪云。

送當途馬少赴官府序

權德輿

子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刊校元員。涵沫文誼。生以既不得調。適反初服。與計偕。予放浪江湖間。因爲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官中。時生窮閤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敝。詩思不諧。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豪遊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儉之目而已耶。今茲出青門。結黃綬。竅仕賦祿於東南之奧區。且曰外兄州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滯於中都官。誠有由也。然則郡齋言詩。幕廷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嘆離索。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斑鬢。愴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予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當今明天子守臣之寄。爲仁由己。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梁籍中。賜一人以備綴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樹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

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旆。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
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良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
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况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
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
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藉。則恩優之理。何以加
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奠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魂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
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集作。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
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晉。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菱。
荒塗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
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葆。
堂前塔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粉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况吾別娶已來。集作。緒未立。
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榮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

姑仲姑。冢集作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于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陶貞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嶮然深旨。有感斯文。屬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峯。陽集作亭之右。陰晉之東。決溱佳氣。盼蠻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臯極。川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具東。倅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飭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摧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媿。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媿。烏散花落。于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絃。蠹政如掃。筆海驚波。詞園鞠草。文場不寫于中心。册苑空留於祕寶。晉千里國。漢第一功。建幢油碧。啓幕蓮紅。竇高主擇。韻合人同。固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繡含香。省蘭臺栢。赤管朝操。青縑夜襲。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集作一地是官。而集作則孤中叶藉。於惟荔蒲。言念金昆。毀冠裂集作帶。雪泣星奔。宅裏之荆枝半謝。嶺頭之梅勢集作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歸縣見姊。

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季良。梁集作
之醫。已革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
浮沉。因兼險夷。對皁壤之搖落。成老大之傷悲。尙冀他年。或陶良夜。酒筵琴席。燈闌月榭。俱開
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駕。知景未果。集作短願來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况南嶽
解榻。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積集作分逾極。銜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年
之外。正恨殊鄉。地闔山深。川塞樹古。杳杳玄夜。荒荒集作茫茫宿莽。生金認石。埋玉恨土。寄奠緘詞。
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 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百工之技。天不工
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
文之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
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
人。彫龔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而不
獲助於人。故其遇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躁競忘之。

於心。其祇祇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
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
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
潤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
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
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
之遇復之同人。策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合
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
土叶吉。壘壘爲塚。則返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
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祀之
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芻糞。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
分封茅社乎。流於樂爲土鼓。爲口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植
乎。祀爲壇竈乎。竅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得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慎毋朽
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毋瀟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慎毋禱爲城社。

以狐鼠憑妖。慎毋箴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蠟。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二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視不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嗆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蒼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蓄狸說

楊夔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囓篋篋。帑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汙逾得。駿。飭茵以棲。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子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慄而殄。影暴腥露。藉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一旦怠其繼。逾修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引。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竈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磻。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答微之書

崔鶯鶯

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飭。雖

荷殊恩。誰復爲容。賭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誨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雖憂之思。綢繆繡絳。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憶昨拜辭。修驗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左。鄙昔日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授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舍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常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淪。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是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敵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西川鸚鵡利舍塔記

韋 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一有曰。字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實際。緣生不答。爲緣起也。實際雖言。言本空也。一作每虛室或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而不擇。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一作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住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願哉。遂命火以閹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一作身非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

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一作而微。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至聖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

到難篇

周夔

滇陽之石室。兩厓捲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仙躅。羽容霓色。霏遶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崢峒見月於半夜。翠竇生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疎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也。於戲。斯室斯溪也。自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挹玉堂之會。瑤池讌王母之觴。彼何人耶。秋九月。釋氏子智捷。探得是室。亟言於清陽。上谷侯君與二三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驚呀豁。危赴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溪飲水。稍稍神定。大凡人間。跼束誰能閒游。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誰侯之及耶。韋長文時爲南海郡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爲逸人。張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如浮雲也。今日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斲石琢壁。願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將遲京兆之游。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卽丞君爲客謁丞延人就列一作端符因詭請曰藉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一作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否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卽其家假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未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馬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珮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龜窳駝者靴袴一往來爲鈎屬銷劍之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輅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輅者火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者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色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

既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中。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于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或作功。義如周禮攻木。攻金之攻。詩車攻之攻。不至志一作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支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爲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

雞直。郡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忠厚機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闔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于八月五日中午。與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礦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觚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淫色。遂巡不敢入。豈教樣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綉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

不淪豈不敏于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門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壘夜出便門。馬踏道窄。傷足不能進。伏人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于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于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領。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速平往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人觀。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

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門難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自龍逾葱嶺界鐵關。惣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備調繪布。駕轆連帆。空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嫩煌道藏屯田實邊。食餘粟轉靈州。漕下黃河入太賑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于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鬻間有人。懷病。法用皂布一匹。特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年少有胡心矣。吾

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觀公孫大孃弟子劍器行序

杜甫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尙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灑。頓挫獨出。觀時自高頭宜春黎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况余白簪。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古文品外錄 卷之九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卽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龜蠶蝶螭。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許。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狗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倖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言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抹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曠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狂。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遞神叛。欣欣巧夫。徐徐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混馬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寄於臣。恆使玷黜。杳杳騫騫。忝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嗾呀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筆簣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鬪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嚮敝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巨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巒。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裳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噤

知恥。諂貌淫辭。甯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箏郭師墓誌

柳宗元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連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褻邪人。也。嗜其音。知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關管。謹視出入。餌口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嶺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圓。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與京兆許子孟客書

柳宗元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歔。懼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元慕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常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

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管。賴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坐免。范座蹈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澆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日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瘳癘。就婚娶。求冑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

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曰。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詛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髻。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蘊焉。辛亥起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緞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於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葦葦。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

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顛之際。惇惇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道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翺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間人。居五六年。載自廬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沂九江。歷楚抵梯歸而旋。執袪之際。互修前志。己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困於柴水。去歲迄今。凶問薦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噫。青城終廬。岑嶽際天。下有烟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逍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衆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二年於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於外。憂喜攻於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視日旦暮。永言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踟度者多繫乎出處。知幾者不滯於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筭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諫勸公卿。當伯輪教。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繇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庵恤。內顧勤宴。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囊金中罄。庖煙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濩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鬱經緯之謨。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

親舊。或將脩假道之禮。不爲丁甯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畏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加
淪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
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尋。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達。余得自
驅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峙。如在閭
闔。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私屬有閉。在中笥者。緘文及素焉。在几關者。
彫彤及質焉。在篋篋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膳。集作陳麩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
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觀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
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
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於巧言。數量衡於險手。
抄忽之差。鼓舌僨僨。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羣煙埃。奮羶腥。集作壘。山履嚙而合之。異致
同歸。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
無求墮地。俱唯集作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義激

崔 鏞

長安城。□□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餓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且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居且久。又無有稱宗族。故舊來訊問者。故未自道。終莫有知其實者焉。凡爲左右前後隣者。皆疑其爲他。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有異。唯是織紵絨繅。婦人當工者。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顯。莊顯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歸於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沒身不敢忒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天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尙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卽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當幼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我。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勇也。不如殺而

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己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乎？疑其夫決。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云。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爲恩。夫不得爲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斯義已。孝且義已。孝疑_{二字}婦人也。自國初到於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孝有高愍女、庾義婦、楊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齒。前以隴西李端言始異之。作傳。傳備博陵崔蠡。又作文，曰：其題曰：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去于和元初。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敏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歐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日，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

以爲妻。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沿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鼓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衰。然則集有韓娥亦能使透迤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飛集作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集作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

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封 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慊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諸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集作 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歟！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東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

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隲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日卽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詣諸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掉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虞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鄉某里某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頤。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節薦生。列於公卿間。聞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酒功讚(并序)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或作朝雪夜。變寒

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沉澹。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悅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秩。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挾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實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實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實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普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池上篇并序

白居易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百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住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大石湖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罄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穎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

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撥琵琶。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代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

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寶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庚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而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甕。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竊牖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甯。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

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裊雲。抵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鳥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巖空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錄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白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甯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一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生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偏。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夔。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祭廬山文

白居易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

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官。得造茲山。又得永遠宗雷同居於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惟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托於斯。今葺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齋心露誠。庶幾有答。

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

白居易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緄。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謨。三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有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脩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

千七百二十首傳于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于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無益于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沒當歛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諡。無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闕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絡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

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等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壞。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卽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

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摹像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恣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脩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司馬州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土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德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熱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蠃虺之患。小有蝮蚋浮塵蜘蛛蝻蜂之類。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痛。夏多陰露。秋

爲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怕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受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其大也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瓊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隨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其宜也。復

何言哉。觀夫煙雲生於履鳥。風嵐出於襟袖。羣形浩擾。倣人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冷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競上。冥冥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顛氣。絕慚容於垢面。遠喧卑於腥穢乎。何不得然。蓋鈞也。餌也。名爲利鈞。名爲利餌。吞鈞食餌。手足羅鎖。彼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黑心符

于義方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詩之勸也。威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幾亡漢。文帝牽掣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尙爾。况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簀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

如鉗礙口。噤之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扭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辦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尙且流汗積踵。吐血逾胸。悚懼慄惶。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亂之。有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鄰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知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盡。貨物彼卷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

錄。兄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虛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徹骨錐。就朋友親俗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殺夫首子。禍絲刀鋸。冤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人恬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算數。今訓汝等。有妾固所不免。常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脩己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畀之諸子。日受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更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誤。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聞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纓纒。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場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惜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

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子。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壞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道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傲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鞿韁。鏢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豪。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角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所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謔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

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結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賤也。因召至邸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柩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

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卽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置於泉局。一表於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輯斷簡。以行於代。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畀庫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早辭

周 墀

元和九年。旱不周畿。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燧石。火雲奔馳。雄獸遁足。棲鳥不飛。太陰
疇簿。雨龍慵癡。有泉涸源。有木折枝。有地文裂。有草戕萎。炎光鬱洞。太陽赫曦。田莫可牛。稼莫

可。鑿。瞻。彼。雲。漢。萬。民。莫。綏。秋。旣。罷。矣。奚。療。民。趾。行。者。燔。饑。居。者。瘠。肥。迺。命。長。吏。分。土。之。師。曝。巫。于。日。徙。地。而。市。偶。泥。而。龍。歌。鍾。彈。吹。誕。搜。祠。廟。牲。鬯。繁。祀。威。巫。虔。祈。以。期。是。擬。期。而。越。歷。咎。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尙。渾。碧。萬。里。光。蒸。交。盪。於。戲。天。胡。不。降。原。也。煌。烈。極。目。一。狀。民。罕。求。穀。殍。莫。求。葬。拒。機。而。憊。困。燠。而。瘵。持。頤。訴。天。急。睫。而。望。於。戲。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上。靡。其。廩。不。稼。不。穡。焉。就。口。食。祇。伺。蚤。暮。暇。惟。滂。滌。天。旣。不。蒙。我。憂。孔。益。徒。市。曝。巫。揮。時。紛。徙。俗。宜。此。尙。天。其。知。庠。汝。南。周。子。稽。首。謂。曰。大。凡。大。地。陽。壯。春。夏。陰。結。凝。沍。當。陽。之。盛。陰。南。施。雨。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旣。憂。更。民。亦。苦。命。太。史。兆。何。失。其。所。昔。漢。宣。帝。遭。閔。旱。暵。憂。惟。不。寧。退。避。正。殿。公。卿。大。夫。省。宰。損。膳。以。禳。民。災。以。拯。大。難。爲。今。效。昔。冀。憩。民。患。無。使。蒸。庶。蒼。榜。渙。亂。於。戲。胡。不。爲。滂。荒。燹。之。境。不。勞。晏。蒼。地。惠。中。國。以。綏。天。子。邦。

古文品外錄

卷之十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暑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沍。爲澆。爲汗。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塋。壘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筌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祝牛宮辭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遠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余勉之而爲之辭曰。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

北幾何。丈二加五。偶盥當開。裁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縮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廩。

紀錦裙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輩。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牙以相帶。有若駸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沙漏。紛蝶塗染。盤縮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靈拂。滿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縉綵。下製綫尙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圻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驅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

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灘。灘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陔陔。莪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藜蓀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蟹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置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經簪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崑蓀坐於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馳廢。令禿躁下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夏。挾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書摭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

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扎相壓。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于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謔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轆轤波濤。穿穴險固。因錙怪異。破碎陳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值本卽按。不以此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迪論不倦。有無賴者。毀坵揉汗。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旣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由石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黜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葑。置園於顧清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爲資給之資。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鱸置鱸。但不復引滿向。

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賚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戛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冒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讚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暨客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慧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人自外者。或欲擊蹠曲拳。俯僂上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嘆之不足。則足言以讚其美。及亦繼唱于後。讚曰。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造化。亦在毫素。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顏萱

荳與故張處士祐世家通舊尙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爲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華門啓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惟杞爲遺孕與其女尙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屨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爲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敝交蹄躪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甯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槁破舫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彙類其曹八

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戶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懇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當飽。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昔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僞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

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鼠竊。縣官常給帛。則以苦而易良。常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藉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冠虜。連師卽能督之。歲遣廉白。

吏視其卒之有無。效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餼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筭。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

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市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期。不欲堅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捧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子居長安中。歲開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爲功。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吏官在。

蘭陵老人傳

段成式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自黎。黎大懼。囚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索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

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不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據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鬢剝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京西店老人傳

段成式

唐章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章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章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籠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北里誌序

孫 棨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于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遊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怪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揚秉之感。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嶠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爲子序。

五賦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背之。用之不難進。利之破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船。載一甌酒。加以飲具。由五瀉。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二丈。闊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逾。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侈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惟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鱉魚殼樽一。澀峯鱸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韻。真古人之雅賦也。因思乘革之義。不過於詞。遂爲五篇。目之曰五賦。兼請魯望同作。

十六湯

蘇廙

十六湯品第一得一湯。火積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米。如稱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爲度。蓋一而不偏雜者也。大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動。第二嬰湯。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第三百壽湯。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

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鬢髻蒼顏之大老。還可執弓抹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第四中湯。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失妙。亦見磨墨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責。第五斷脉。湯。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蹶。惟恐其深。餅背之端。若存若忘。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百脉。氣血斷續。欲壽奚苟。惡斃奚逃。第六大壯湯。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麤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茗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第七富貴湯。以金銀爲湯器。惟富貴者具焉。所以榮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第八秀碧湯。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爲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第九壓一湯。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甃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爲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珍衒豪。臭公子道。第十纏口湯。猥人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錫。取熟而已。夫是湯也。醒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第十一減價湯。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膳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登高好事者。幸誌之。第十二法律湯。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乖則茶殆矣。第十三一面湯。或柴中

之麩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友。第十四宵人湯。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泛茶。減耗香味。第十五賊湯。竹篠樹稍。風日乾之。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爲茶之殘賊也。第十六魔湯。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燃柴一枝。濃烟蔽室。又安有湯耶。苟用此湯。又安有茶耶。所以爲大魔。

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

陶毅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辯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冊。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宴瑤池。捧玉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僊桃。周穆之觀西極也。濯馬潼。飲鴆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時。幸朝邦。立飛廉之館。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瑟。虞舜二妃也。善姑有星。天河織女。或楚詞所傳。猶能編祀典。配嚴祠。簫鼓豆籩。預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清上真。佩分景之玉劍。納玄瓊之鳳鳥。八琅僊璫。以節樂。九色斑麟。而在馭。嘯詠則海神。

鼓舞。指顧則嶽靈奔走。輔五帝於金闕。較三官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囙中有王母之廟。非不經也。年祀寢遠。棟宇墜壞。壇歆杳朽。蔽荆棘于荒庭。井廢禽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清河公。受賑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常。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地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風能偃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鎮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駿奔上都。天子設庭燎以延之。奏肆夏以寵之。臨軒絕席以綏懷。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接。詔還舊鎮。公旣旋所理。來謁靈廟。齊莊有感。盼鑿如答。申命主者。鳩工繕修。薤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頽簷於廊廡。締構宏材。丹青盡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嗟西土之遙。水閱長川。若訝東溟之淺。容衛旣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瑤姬感夢。灑霖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辭。庶盡上真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時。論思謬冠於詞臣。敍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鸞之殿。視草無功。強窺朱雀之窓。偷桃知愧。謹爲頌曰。崑崙之墟。菴茲之下。戴勝蓮髮。虎豹爲伴。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臺命駕。七夕爲期。雲帡風華。劍佩光輝。倩兮盼兮。穆若僊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奚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涓。奠玉翠兮薦金徽。白雲零落歸何處。黃竹摧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涇水之僊詞。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 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白巖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然而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巖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巖嶺尋子晉祠。陟纒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遇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臨險。氣象心果。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巖磴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腮。搗衣石。石誠異。窳則亡有。迤邐至八德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澆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鼓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於碑陰。不處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視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纒刻

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最冷透。行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道。間以諷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颺風窮伎能。下面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發。封西門。道穎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穎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初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忽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店。爨烟熏燎。又塗墁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峯之北。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曾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恠。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

南之自長夏門入繞菘纒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宿之談

與晏尚書

范仲淹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奏記覓者無階悲惟蕃貢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羣峯四來翠盈軒牕東北曰烏龍崖嵬如岱西南曰馬日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于瀆台嚴伏增戰懼尙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內制集序

歐陽脩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九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常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諉於田夫野老而已。

江鄰幾文集序

歐陽修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沒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速一志不獲伸而沒燭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旣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精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

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欣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恠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耐象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

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篇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嶢嶢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歎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

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臆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嘯。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敍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報韓維書

蘇舜欽

蒙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論議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摔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喑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牘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儉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窄也。况血屬之多。資人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

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潦中。不能了人事。羸馬俄僕。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鬪史琴檜。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闌。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葦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甯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以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甯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忽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條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闢。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水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趨。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官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祭東向原道文

王安石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

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夫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宮。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于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新田詩（并序）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吉尚寬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與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一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士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稔。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其來僕僕。漫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

儼船與車。四鄙出穀。今遊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候。候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繆寡。候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候。我往來之。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竊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議論在安石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敵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願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之。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固之輒嬰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

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衆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羣也。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衆。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探。山農野老。樊綠獵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谿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

莫售也。故關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貨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貽王安石書

呂惠卿

合乃相從，豈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仁。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讖。而溢言皆達，莠氣並生。後既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疏，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

辛讜傳

宋 祈

讜，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周人所急。初事李暉，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愔於泗州，讜聞之，挈舟

趨泗口。貫賊柵以人。愔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愔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愔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愔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愔許諾。俄而至。愔喜曰。聞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迺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異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瞑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遛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尙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異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計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向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旣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救其死。士遽登已濟。愔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愔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讜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請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鐸自明。鐸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譴叫愔與下迎。泣表

其功於朝。授監察御史。闈凡十月。遇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兒子客廩陵。託情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畊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糧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張愈誄

妻蒲某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顧。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谿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書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告。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并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古文品外錄

卷之十一

怪石供

蘇軾

禹貢青州有瓠松怪石。解者曰：怪石似王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性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虛。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送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硯銘

蘇軾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面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軾。

祭龍井辯才文

蘇軾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尙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理嵩。後二十年。獨餘此松。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歆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惠州祭枯骨文

蘇軾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聚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入天。

觀棋

蘇軾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竊能者。儻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峯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雪浪齋銘（并引）

蘇軾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巖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書遊湯泉詩後

蘇軾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獐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汗。使口舌之

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思。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于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撻之幽然。如水赴谷。醴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補龍山文（并引）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榷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鶯塞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苗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屨。宰夫揚鑼。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嘲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

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上嘲解)

寄蘇子瞻書

佛印

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過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在。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騶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若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檐耳。眞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是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

然其詩質而實綺。糲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罷免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汝州謝雨文

蘇轍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大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饑爲苦。甦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慚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櫺戶。清漪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齊宿吾府。雲興山際。條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祈祈甘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旣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醪牲。以永斯祐。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動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常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浴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常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

龍袞蟬冠。遂以往。樞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

御風辭

蘇轍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于東海之上。夕散于西海之中。其徐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勵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于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蒼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象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華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盧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眎海嶽。見蕩青紅。蓋雜陳于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

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簿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輕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逍遙翺翔。放于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于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秦少游敘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

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予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子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子棄。子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鶩。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

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于自媒。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陳夫人墓誌銘

黃庭堅

故福州長溪主簿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左侍禁知高州。諱祕。開封人。初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幼童慧寤。成長椒慎。故高州奇此女。閱培久之。迺以歸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棄官歸藝花。遇人情不可堪。忍崢嶸於胸次。而上於眉宇之間。睥睨畦圃。釋然忘懷。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間雨露而封植之。能與物爲四時。而吳氏花名江南。蓋婆娑林丘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

如如姑禮。外姻來者。初不知其娣。娣也。自奉養菲薄。施畀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官學也。尤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萬過。子姪念其春秋高。勤誦索氣。共諫止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願。國賞不能勸也。吾誦書。猶乃翁蒔花也。疾革。願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曹可無憾。遂瞑。寶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維夫人少則能婦。長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亂。斯其可銘。長溥諱長溪。崇仁人。莽番之東岡。夫人附焉。五男二女。其四早卒。久中歛令。美中進士。薦其州。女嫁承務郎郭禮。立銘。銘曰。在番之陽。孔樂東岡。維息克孝。以夫人藏。其松其栢。其杉其栝。築丘岑岑。尙勿翦代。深谷旣陵。土不闕瘞。刻詩不磨。永孚來世。

跛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時。爲置婢無所得。適得跛奚。蹒跚離疏。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撻。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屢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

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聵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常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留精黜醜。櫛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滷白晚用薑。葱溼不欲焦。旋焪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汲沸鼎。斟酌薤毛。生熟必告。媵嬾臨食。爬垢撩髮。染指醃杓。噉齧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杖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械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蚶光。接藍杵草。茅蒐囊皂。漿臙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垣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猫犬。壅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馳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尋臥。升簇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密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墻。鞵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

憂持敝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潭州飯僧疏

丁謂

右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情。凡欲拯於傾危。必豫形於景貺。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和傳說之羨。實難調於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洽洽。俾塵心而早悟。真儀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投於南裔。當罔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游湘土。道假聖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真饒。鼎食之榮。豈若孟羨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羞淨供。仰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惟願天回南睭。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亦感於君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

單道開贊

唐庚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

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不復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世之好奇者。贊曰。世人茹剛柔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食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齒。

猪齒曰化佛贊并序

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嚙之。猶猜。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醜。醜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爛屢屢。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

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視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辦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己。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豬如人。人不自知。視豬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爛聚。死者不捨。萬豬常隨。汝莫鼓刀。謂豬賤畜。是熱血裏。有身丈六。南無佛。南無僧。佞我不敢殺。諸

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豬。應作是念。蜀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豬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豬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豬。生不啖微食。薄荷草。度羣業。豬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豬。藏汝之刀。莫加豬首。驚齒白肉。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白。我不敢慢。無豬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輒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汗。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篋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矚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

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窺閭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雖立突巒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鷲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自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余爲尙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

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卽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暨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闡。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僞齊檄

岳飛

契勤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

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於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任前。各令知悉。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作。投壺奕棋。排象旋子。斯實聊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彊。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士皆縱獵。寒風吹面。則歎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口之酒。饑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

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洗入膜內。栖于膏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于膀胱。實難歸于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治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疴。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愛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誠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造盃。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

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甯幾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 耒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值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輻輳。巨細彊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

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假。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巽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祿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

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某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榘。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動。

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始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掉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陽雨電雹。鬼靈脈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于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養。有不可以久養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効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瀉而

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根。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効。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

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舟刻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臥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游。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藤。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高蓋山記

張世南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載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畫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一棋子。叱令歸。歸卽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爲子。布地爲局。縱游岩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祕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

飲草廡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曰承遠訪無以爲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徐功行成。將入山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尙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有七仙亭。徐趙二君祠云。自先羽化。莫有詣者。數百年下。漚僧攜小師來主持。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燈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遊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白千仞崖巔。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挹。西則掩藹。亦乏奇觀。獨去洵數武。有龜與石棋枰對立。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趨師床坐逝。主僧卽知之。嘆云。巨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卽齋席坐逝。其徒議挈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卽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跣趺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余飽聞閩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挈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游。須廢吾一日糧。惟母丘氏漱玉

巖近在墻壁外。乘輿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卽呼天大叫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吾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閭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婦獨負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覓閭中土物。吾則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蘇雲卿傳

劉子翬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因時之器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需者利倍而售速。其期輪直。夜織履。堅紙過草。鳥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溉園之隙。圍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兩幣。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審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連鋤不

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鏗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淡。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遂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圓然。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捫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冬發吳郡帥廣西。行十日至湖州。將游北山石林。人山松桂深幽。絕無塵土。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多傾頹。惟正堂無恙。堂正面下白之高峯。層巒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偉。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歸守先隴。經始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名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劂。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燃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它所移徙道旁以革補闕。

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守。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歿後。山鬼捨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之沈氏。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空中。洞穴千數。皆傍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三磴中。竊如深谷。前小池。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巖巖。巧澁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旣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山。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游。卽石林。是以小玲瓏脫出而加勝云。

古文品外錄

卷之十二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奇。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能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髮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巖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言此時。日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巖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兩陝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宜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甯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奔奔有光。行不擇崖。斬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陸游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陳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

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餽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烏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叵。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忘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北景轅。左校始末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金石錄序

趙明誠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爲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爲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畜。凡廿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邇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籀篆。尊敦甗鬲槃。杆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敍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竟斷。盡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爲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爲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于史。雖是非褒貶。出于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攷其大抵。特十常三四。蓋史牒出于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攷其異同。參以他書。爲金石錄三卷。至于文辭之儼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錄而傳。

諸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幸已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鈔。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書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車。連艣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

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嵯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一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縹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草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董道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而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驪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神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耶。夫以刻鵠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速之而不知也。畫獨不

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邊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妙。託於鬼神者。未足過異也。

再書馬圖

董道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華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錦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大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董道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虜番馬。分狀取類。雖異。然耳鼻皆殘毀之餘。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儻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耶。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騶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祭黃長睿文

許翰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骨氣形庸衆之稟羸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臧秦生小篆史蹟旣亡誰其考之匪猶與蒼夏鼎周鼓鐘鐃彝觴雲雷繆文有銘其旁剝劓莓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皋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徨有隸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滂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臥疾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袖文侑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僥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旣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

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旋氣定。不入於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涵涌。而不知所以沮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于心。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荷者。輕而無異于吾之說邪。如無異于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謂幸不幸者。豁然于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旣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精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

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答劉蒙言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恐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嚮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糶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楮

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常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乞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鎔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它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徵生高乞醮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大，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賁急，捆載而往，垂囊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跋山谷字

釋德洪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游徯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明白庵銘并序

釋德洪覺範

余世緣深重夙習禪摩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口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菴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曠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謾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尙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菴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

餘杭政禪師傳

釋惠洪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爲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料。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廕。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其師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其志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其居功臣山。嘗跨一黃犢。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政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犢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巔上多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毳。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工書。筆法勝絕。如晉宋間風流人。嘗笑學者臨法帖曰。彼皆知翰墨爲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筆。可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收畜之。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九峯鑒韶禪師。嘗客政。韶坦率不事。

事每竊笑之。一夕將臥，政使人呼詔，不得已，蹙額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詔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詔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詔匿笑去曰：「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雖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韻且爾，况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概，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蘭玉書院記

劉辰翁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嬰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遣塔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衽之歎，亦疑其不更事。甚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干將出匣，遇物必割，如豪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間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行乎素，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黑。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狷狹，才疎膽薄，受任輒敗。

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橫槩間。則其相怪其文采將略。天分不可及。蓋氏衰族混之餘。草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類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羣從。高者矜持自喜。下者經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刑議論。爲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峯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礱精密。睨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常羞愧俛首不復敢望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弟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爲父兄者。皆願其爲此勿爲彼。至近年。又惟以科第不失舊物爲難。雖中朝盛事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一歎也。吾劉氏出安成。未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其難歟。盛哉。雖四忠之孫子。曷京焉。自著作公第元豐中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貳千石。與爲奉常弟子。貢鄉漕者。世不絕。今爲盛或時。兄弟數人比肩立。非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芝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曰蘭玉。父兄意也。某與蘭玉諸少游。見其辛苦爲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爲言古家族人物之高下。蓋婁歎之不足。尙庶幾有所感發。擇而勉焉。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晉也。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爾。觀其徧詣諸將。自託與幼度勤履屐間。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尙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雖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辦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爲能盡之。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釋德洪覺範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子臥一菴。亦失雙目。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卽視摸索。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果以訃聞。旣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攜法兄祖。疾馳三日。瓦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薦此鉢食。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釋德洪覺範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游匡廬。南窮蒼梧。休於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滑。土無橫文。色如柔麵。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愾急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竊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末進。皆以其風惟素輕浮。故甘自廢棄。余竊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當時貴人。有爲減驕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樸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勵舉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賁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犇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諸君

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禪本草

廬山慧日雅禪師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關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爲藥食者。誤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脩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與介石

倪瓚

瓚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持荆溪發行李來。卽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榛榛乎。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惜不

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著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中嶽外史傳

張 雨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眞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輒。未嘗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死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璣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竒鬼祕。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

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儻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藥正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甯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廡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岳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敘事多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苴爲中岳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祕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岳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史。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尙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托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與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平。仰瞻多自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翌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洽洽來。鬢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本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滕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跌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攬其概。於時宿雲在巔。翠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襄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瑟瑟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賞特深。途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趨急登。而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枳棘。且藟蒼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橈相錯。稍不謹視。則觸而鬚髮。踣且踣。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羸息不能制。必踈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然沈生知予。問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書。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卽報。亦雖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

雜蟬鳴鳥啼中出。輟策聽之。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備以爲橋。越險而擷之。蜚口略不可食。棄去。崩崖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輩。弦琴以寫幽抱。旣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奇夷。匪爾。蓋其藜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匪爲函。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已許。及上方。峯峯直立。鐵鑣下垂。望峯端漫不辨何以。但峯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鑣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鑣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峯。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鑣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峯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怙。茶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峯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窆陸。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夫脚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答而去。出樹外。大石

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澗，潯衍漾沍，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懸南岸端，下激樹榦，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竊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嶇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崗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脯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縲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颯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縲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峯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

崖聳立。有短檝閣。崖罅爲級。如梯鑿。旁垂。間之乃百尺。撞也。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蹠試之。然後實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旣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巒如厓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崖腹綴小木如狗。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鑿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越起。握鑿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尙稱脚踏墜。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遺書。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藹山神祠。有禱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旣至。老木亦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爨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書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鑿當背上。並鑿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託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四面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峯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竈齊作。杳盪奔激。遠近皆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

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昃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峯頭插雲。尙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峯尙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於石鑿。從橫罕無鑿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條爾東。接之旣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笑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窗在西壁。隙有光開窗而其居則皮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窗二丈許。峯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鬢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窗。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以斷。甃弗中墜。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甃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

大岡頗類龜背。色墨如粗澁。岡下羣峯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峯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謂力能劈頂。具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峯掌形。自耳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東峯。玉女峯。昆季相倚。唯南峯截焉。獨出。姪視三峯。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峯記

王履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峯崖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爲攷。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滕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人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僂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峯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蒼唯蘿薛青青。以與松永。紳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於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峯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

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涌所爲。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數行。不識字不辨。余眊亦弗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樅。又度架枝。代樅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臥壑上。闕道勃翠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爲形像似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士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峯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懣。禁瘁不可當。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峯南面上下壁削。宜東西皆開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壁成罅。以壘石置闌面之中。竅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於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子不敢從。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鑿雙垂。鑿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

中。繩纜下至石杙。少息。復繩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纜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口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纜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室上。上鑿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爲。然上不可下。不可。其履虛而作之邪。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顛。下視類井底。黯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峯巒羣松如沃。峯背類覆盂。鐘敲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勉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峯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峯東峯兩間出。倚風作嫺態。歛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既

而復還漸幔於松巔。不動如鷗。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顧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峯壁。不鳴。青灰色。頗類脊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卽去。或奠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峯記

王履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兀兀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祠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予再拜。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脅。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爲贈。蓋卷柏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柏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柏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峯頂。清悄幽閤。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假仰是間。意風

味不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峯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闔於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關固壘。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苦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沈生囊頓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溫所等舉不敵。乃知居者固盛於昔。今惟一入者。荒涼無養故爾。寓聲不上青柯平。雖囚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峯可翫日。於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峯側。而玉女可峯追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峯記

王履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饑。遂圍坐松陰中。食所攜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於石代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峯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絕火則枴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

爲對。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二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叩。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峯壁直下如箭。尋穿如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而去。相與立。矚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峯東面。窅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峯也。安有峯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有五石臼。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僮撒所障亂甃。啓棺蓋窺之。臥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擗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豕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峯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峯之西北壁。而玉女峯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喙。距東峯不遠。上豐下縮。瞰卽魄。努處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出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遏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於傳聞。使果見

之。甯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厝。岐者如指。厝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無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堂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峯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堂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於巨靈之壁。而不之突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奮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懌。不三歎。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見楊氏之有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於東峯。未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歷三峯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孔隙皆唱。唱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攜三日糧。遂懼。數視聽。竟不得。翁目殆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峯。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誦徐凝惡詩。一噓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口登。頗易步。可與四

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鑣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峯隣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口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午飯已熟如炙。假籩條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郗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雖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